

佳作

作品：命運的耳語 得獎者：花柏容

花柏容，一九六六年生。台大歷史系畢業，目前從事廣告。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最早是以電影劇本寫出來的，後來也曾改成電視劇本，不過，新聞局和公共電視都沒讓它入選。最後回到小說，終於得獎了，這證明，人就是要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厚臉皮勇氣。感謝評審的肯定，歡迎對劇本有興趣的電影或電視工作者和我聯絡。

命運的耳語

很小的時候，我就隱約想到命運的事。

命運很奇妙，它看起來先於經驗，但只有在經驗之後，才有可能真正看到它。人思考命運這件事，像是一種深刻的單戀，既無法靠近它、理解它，也無法離開它，我想命運是這麼回事。

關於單戀，我很有經驗，我就是抱著既無法接近，也無法趕走所謂「我的命運」的心情過了十幾年。高中時，我試著加入學校的搖滾樂團，當時我覺得命運把我的心變得很舊，舊得對什麼事都很冷淡，好像只有搖滾樂可以救我。所以我去學電吉他，然而從一開始我就發現電吉他一到了我手上，就變成一隻不斷發出怪叫聲、令人發慌懊惱的貓。不到半年，主唱兼團長小林建議我往鼓手發展，於是我改學打鼓，之後有一段時間我的搖滾生涯似乎漸入佳境，我練得起勁，每天都去練習室，除了打鼓我什麼都不想，彷彿成為一個女鼓手，我的青春、人生才能找到出口。但是每次和其它團員合，總是有人認為我跟不上樂團，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個綽號死神的吉他手曾在練團時，雙眼像著火般死瞪著我，然後大步走到我旁邊抓住我的鼓棒，以一種搖滾代言人的冷靜口氣對著我耳邊說：「你觸摸不到搖滾的靈魂。」這讓我感到不堪，雖然我很努力，但死神好像宣判了我的命運。上了大學，我還是

沒有放棄，但是因為不斷有人像咕咕鐘的發條鳥跳出來提醒我，說我的節奏感有問題，於是我逐漸變成一個只能在練習室自娛的鼓手，我以為搖滾樂可以解救我，結果它卻讓我陷入自我否定，顯然搖滾樂就是不讓我靠近，讓我追得很辛苦。後來我也和大部分喜歡搖滾樂的年輕人一樣，只能用耳朵和嘴巴繼續想辦法觸摸搖滾的靈魂，我最喜歡Bob Dylan、Rolling Stone、Alan parsons，他們是很酷的老頭子。

搖滾只是我眾多人生挫敗的其中之一。前幾天我看了一篇討論愛爾蘭歷史的文章，裡面談到在別的國家，一切都很嚴重，但不絕望；然而在愛爾蘭卻是一切都很絕望，但是不算嚴重。「一切都很絕望，但是不算嚴重。」我覺得絕望的感覺始終跟隨著我，好像只要我一有空，它就會靠近過來。

我才剛過二十九歲生日，卻有一種不管我走到那裡，再也無法感受新的事物，再也不期待什麼的心情。而且，那個人一直跟蹤我，當我走在街上，她會像電影裡的黑衣忍者在屋頂、天台、暗巷間躍高竄低，飛步穿梭在我身邊周遭。她看起來年紀、身材與我相仿，跑起來的樣子也是，有時候我覺得她可能是另一個我。我第一次看見她，是在我十三歲的時候。那年暑假媽媽到澎湖，和外婆在客廳說話，我躲在門外偷聽，我看見她鬼鬼祟祟地趴在外婆家的屋頂，和我一樣偷聽著，然後像貓一樣縮身躡足跳到屋旁的咕啞石牆，距離我大概只有五步遠，這時我才看清楚，她全身黑衣蒙面裝束，蹲在牆上回身望著我，炯炯雙眼好像有話跟我說，那時候我忙著暗自低泣，只是直覺這人眼熟，對於她的出現，我似乎不感訝異，過了一會，她又潛入外婆家後院，消失在暗處。

凡事都會習慣，漸漸地我便不理她了。十多年來，我和她一起變老，活像一對被詛咒片刻不得分開的姊妹。下班回到住處，因為通風不佳，空氣裡有灰塵混合了牆壁霉味，我打開窗戶，又看到她坐在對面建築頂樓加蓋的屋頂上，背對著我不知道在做什麼。我曾試過跟她說話，心情不好的時候，還會對她大吼大叫「喂，這位女俠，你到底想幹嘛？」我要她離我遠一點，不過，她就像一隻趕不走，也不會離我太遠的流浪狗。有一次我在街上發現她跟著我，便突然轉身罵她，沒想到她一個閃身就不見了，結果路人驚訝地看著我，以為我見鬼了或是什麼神經病。

我坐在床上發呆，不知為什麼想著我工作的牛排館更衣室掛在寄物櫃裡的制服，還有制服上面殘留的客人菸味、牛排肉味，而我好像有什麼東西放在制服口袋裡，忘了帶回家，但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自己忘了什麼。我懷著不安的感覺，想搜尋腦海中記憶的目錄。天氣太熱了，房間的老舊冷氣似乎無力壓制熱氣，壓縮機每隔幾分鐘就沉重地喘一口氣，然後陷入無聲的寂靜。街上日常的聲音彷彿都被暑熱蒸發了，周遭變得好安靜，安靜得好像可以聽見時間移動的聲音，這就是我唯一擁有的。當冷氣突然「咚」一聲發出彷彿機體內部有鉛球掉落碰撞的巨響，我嚇了一跳，哭了起來，腦海中的目錄突然跳到爸爸溪哥這一章，我想到關於他的種種，往事像將沉的船湧入海水，令我無法招架。他死了，我想念他。我的記憶又像被風翻動的書頁，突然跳到外婆的畫面，她是澎湖最高的女人，此刻，她大概在田裡頂著大太陽種菜或修理什麼，她是那種相信活著就是要種點什麼或做點什麼事的人，因此不管開心或難過她都在忙。我腦海中再度浮現她斜身迎著澎湖著名的海風，邁著八字步彷如

出巡的神將走到廟前廣場叫我回家的樣子；還有當年她嫁給外公時，四個瘦小如猴的轎夫吃力地抬著她，氣喘呼呼地放下轎子，高大的外婆勉為其難地從轎子攢出來，穿著華麗的鳳服和四隻猴子站在一起的情景。

我希望我在那裡，跟外婆、猴子在一起。我想回到小時候，那時的我什麼都不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會長大。發生了好多事，我只能看著它們來來去去，那種感覺就像外公、媽媽、溪哥……還有無數人在我人生裡任意進進出出，不知在忙什麼，等我發現時，一間叫「我的命運」的房子，已經蓋好了。

小時候住在澎湖時，外公常帶我出海釣魚。其實我不喜歡釣魚、不愛吃魚，因為我覺得魚在水裡好好的，何必硬把牠們拖到陸地上。雖然如此，因為外公釣魚的時候，總會說他的故事，所以我很愛跟他去釣魚。回想起來，人的小時候就是有很多時間可以浪費，譬如說我可以無所事事躺在船甲板上仰望著天空大半天，太陽再大我都不會中暑，而且，不像一般漁村的小孩大都皮膚黝黑，我似乎不容易曬黑，以現在對女生的標準來說，我想上天待我還不錯。

外公說了很多他的故事，有些聽起來誇張不實，後來我發現外公是基於事實的加油添醋。跟我有關，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是他年輕的時候在上海機場當空軍地勤人員，由於天生冒險性格使然，加上

一種像是命運的召喚，他一直偷偷自學開飛機，不過都只是紙上談兵的階段，從來沒有真正開過飛機。他所謂「命運的召喚」是指，他老是做一個夢，夢中的他開著飛機，後來變成著火的星星，降落在一個島上。

日後時局動盪，國府大勢已去，共軍渡過長江進逼上海之際，某個兵荒馬亂各人忙逃命的午夜，無官可靠、無幫可依的外公心想他最好自己想辦法逃難，於是他決定偷一架運輸機。臨走前他跑去跟上海唯一的親人大伯道別，大伯雖然不知道外公的大膽計畫，卻意味深長地對他說：「四十年後再見。」當時外公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含著淚跪地對大伯叩首，感謝他多年的照顧。四十年後，大伯的預言果然成真，台灣開始開放赴大陸探親，外公在上海又見到他的大伯。

外公成功地偷到飛機，原本想開到台灣，結果卻飛到澎湖，因為那是他第一次駕飛機；又因為他會起飛卻不會降落，結果飛機在田野迫降，最後停在外婆家的田裡，外婆救了他。據外婆的目睹，外公像個著火的星星向地面俯衝而下，飛機上外公本以為他是被防空炮火擊中，事後他仔細一想，那架飛機應該本來就壞了，所以沒人看管，然而卻奇蹟地被她發動了。

外公像個著火的星星向地面俯衝而下，降落在澎湖的田野，遇到了外婆，我想過無數次，如果要為自己的人生說點什麼，這將會是我的開場白。外公過世的時候，我和媽媽送他去墓地那天，我看見湛藍青空裡就只有一朵巨大的白雲，像天空之海的一座島。一架噴射客機在高空飛行，白色的機腹、機翼，仿如一隻小白魚，正游向那一朵雲，這個畫面深印在我腦海裡，可以說是我人生的封面，

因為它和另一個畫面重疊在一起：我爸溪哥和他朋友寺哥哥曾經從嘉義東石開著漁船到澎湖，因此認識我媽，而我媽在澎湖生下我，讓我降落到這個世界，在我的想像中，我偶爾會把噴射機變成一艘漆成白色的小漁船，開過藍色的海，駛向同樣一個雲之島。

外婆把我撫養長大，一直到我十三歲。在這十三年的歲月中，我擁有外公、外婆還有媽媽，此外就沒別的事，只是常常望著湛藍無際的青空。這一年的夏天，我發現外公的迫降不只是我人生的開場，在他死後，他開始不斷降落到媽媽的夢中，決定了我的命運。

十三歲之前我很少想到溪哥，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少了父親，這也許是因為我把外公當成父親的關係。在我懂事前，溪哥和媽媽就離婚了，我記得我看過溪哥幾次，懂事後愈來愈少看到他，長大的過程中這件事對我並沒有造成什麼困擾，我只知道媽媽離婚了，但是媽媽過得很好，所以我想離婚並沒什麼不好；而且外公外婆也都對我很好，我並不缺什麼。至於溪哥，我甚至曾經覺得他是多出來的，我只記得他很安靜，偶爾來澎湖看我時會帶玩具，說起來他好像是我叔叔表親之類的。

我躲在門外偷聽外婆和媽媽的談話，知道了媽媽懷孕即將另外結婚離我而去，剎那間覺得自己裂成兩半，其中一半好像掉進了黑暗的井底，就在這時，我看見蒙面忍者。那天晚上後來外婆他們說了什麼，其實我沒注意聽，我只記得外婆對著空氣罵外公，警告外公不要再跟媽媽鉤纏，第二天我問媽媽外公是不是真的跟著她，媽媽說外婆有陰陽眼，外公鬼魂不但跟著媽媽回來，而且還佇足在客廳望著牆壁上自己的遺像。後來外婆說起這件事，口氣好像在講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

我問外婆外公的鬼魂長什麼樣子，她說外公就像小偷，還是穿著他躺在棺材裡時那套褲管縮水會露出白色襪子的咖啡色西裝，常常潛入媽媽的房間，坐在床邊看著媽媽，在她耳邊說話。我覺得外婆除了生氣，還有嫉妒，外婆應該是覺得外公怎麼都不來找她，就只會找女兒。

鉤鉤纏是糾纏不清的意思，它還是一種抓螃蟹的白色網子，螃蟹只要被鉤鉤纏裡的餌吸引而陷入網中，可以說再無逃脫的可能。外公的鬼魂不但跟著媽媽，而且常常託夢給媽媽。媽媽說，外公死後，總是趁她睡覺時，走進她的房間，在她耳邊說話，內容包括抱怨他的墳座向不佳、說他跟外婆的祖先們開過會，祖墳也應該翻修整建、還有透露六合彩號碼等等。不過，外公最常講的是教媽媽趕快離開溪哥，最好出國發展；因為她真正的老公不是溪哥，是帶她去美國那個，若她不快點離婚，將來她會很慘。這樣的情況已經很多年了，媽媽因此常年都睡不好，因為外公老是帶了同樣一部影片到她夢中，這部影片每次都演溪哥被人追殺，受傷開車逃到一個學校，最後死在車上。

媽媽求神問卦試了各種方法，都沒有辦法阻止外公任性地進出她的夢中。外婆也無可奈何，她說，只能等她死了，再去找他算帳；等她也變成祖先，有資格參加祖先的會議，她一定要去罵那些多嘴的祖先，就像她常說的，人死了就閉嘴。

我當然不希望媽媽是被鉤鉤纏困住的螃蟹。那次她回來看我，我們一起到鎮上吃飯，從搭車的路上到餐廳，她一直忙著接手機，很多朋友找她，媽都告訴他們她回澎湖看女兒，他們在電話聊得很愉快，媽媽不時爽朗大笑，當時有手機的人不多，可能媽用的是Motorola黑金剛手機很醒目加上笑得太

大聲，不時有人跟我一樣看她講電話。這種手機體積大又重有如半塊磚頭，還有一根很長的天線，拿在手上好像隨身帶一杯插著吸管的500cc重量杯，後來溪哥也送我一支，我跟他去旅行時會帶著它，溪哥自己去辦事時，我就等他打手機給我。當時在餐廳的時候，媽媽又接到一通電話，她飛忙跑到店外，臉上流露出溫柔甜蜜的表情，因此我猜想那是即將要娶她的準老公打來的。我望著她站在街上講電話，雖然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從她時而仰頭綻放出開懷的笑聲、時而低頭嘴角似含著柔情，身體不自覺地擺動著，雙腳不時在地上畫著，彷彿跳著熱戀的獨舞。不意間，我又看見蒙面忍者，她蹲在對街一戶人家二樓曬衣的陽台上，跟我一樣望著媽媽的獨舞，感覺跟周遭環境很不搭，好像一隻寂寞的烏鴉。這一刻我感覺媽媽已經不在這裡了，她在電話的另一端，那裡比較快樂，這裡只有悲傷的影子，而那個影子是我。

當年媽和溪哥結婚，外公反對，媽媽於是和溪哥私奔。她和外公一樣任性、衝動，想到什麼就做什么，從不管別人怎麼想。外公為什麼反對媽媽嫁給溪哥？原因出在溪哥是黑道，因為外公認為黑社會全不是好東西。他會淪落到偷飛機逃難，就是因為他在大陸時，一沒幫會背景、二沒錢打點關係，排隊等飛機或船都輪不到他。我從小就常聽他說國民黨在大陸會垮，就是因為染上財團和黑幫，像蔣中正就加入了青幫。在我印象中，外公是個異數，因為我遇過和外公年齡的外省退伍軍人，大多忠黨愛國。不過有可能他們在家時，也和我外公一樣，關起門來罵政府。很多年後，外公釣魚的朋友蔡獅伯告訴我，外公其實是捨不得媽媽嫁人，心裡難以接受這個事實。然而，我媽不顧一切和溪哥結婚，

婚後他們卻處得不好。簡直可以說，他們的關係就是以私奔那一幕做為最高潮，從此之後就是一條下降的拋物線，而我也順著這條下降的拋物線來到這個世界。

我的爸爸是黑道。坦白說，十三歲時的我並不清楚黑道是什麼，我第一次聽到外婆講溪哥是黑道，是把溪哥和巧克力想像在一起。我想像街上人來人往，各式各樣的人走動著，當溪哥從人群擠出來走向我，我看到的是一個巧克力人，全身都是濃濃的黑色，頭髮、臉、身體、衣服，連影子都比正常的黑還要更黑，好像他是世界的陰影那樣地存在。太陽很大，溪哥走到一半就被陽光融化了，變成一灘濃厚的巧克力液，流進了下水道。

沒有人跟我解釋過到底黑道是什麼，我問媽媽，她只是說「大人的世界很複雜，不是黑道就是壞人，白道就是好人……」她還特別強調，溪哥不是壞人，可見，一般來說，黑道是壞人。我聽媽媽說溪哥不是壞人，心裡大大鬆了一口氣，也就不在乎到底黑道有什麼不好，不過當時我還好奇地蒐集了一些關於黑道資料，還跑了圖書館，問了蔡獅伯，結果被蔡獅伯罵了一頓，他以為我想變成黑道，威脅要去跟外婆告狀。總之，我在了解黑道方面其實沒什麼收穫，我看了一堆跟黑道有關的電影，現在只記得《教父》、《熱天午後》。不過其實《熱天午後》不算黑道電影，艾爾·帕西諾只是為了男友籌變性手術的錢而去搶銀行，他演的是被愛熱昏了頭的年輕人。很多年後有一次公司派我出差參加

一個餐飲講習，一晚半夜四點我還無法入睡，於是打開旅館電視，有線頻道正重播《教父》第一集，演到艾爾·帕西諾跟他的哥哥們和手下在家裡密商要不要去刺殺敵對的義大利幫派老大時，眾人爭論不休之際，沉默的艾爾·帕西諾突然說我們不能等，必須馬上幹掉他們，大家一聽，全都大笑起來，他大哥笑著說你這個大學生，居然會說出這種話……看到這裡，我竟哭了起來。我會哭是因為艾爾·帕西諾在裡面表現出來的冷靜、堅定、胸有成竹的樣子，他下定決心要去做一件很可怕的事，而當時的他還只是一個黑道家族裡不管事只念書的大學生。他讓我想到溪哥。

日後我和溪哥相處，我發現他的憤怒、沉默有深層的一面。有一次我看到溪哥房間有一本厚厚的書，書名叫《蔣經國傳》，我把書拿來翻，發現裡面講的事跟歷史課本的內容很不一樣，裡面還敘述了蔣經國年輕時也是個共產黨員，還跟他老爸唱反調。溪哥看到我在讀那本書，教我要好好研究，他說寫這本書的人被「外省掛」兄弟做掉，只因為他寫了一些國民黨不想讓人知道的事實真相。當時我並不懂政治的事，我只記得溪哥跟我講話時眼睛好像兩根冒煙的槍管，似乎很想找到那個殺了作家的「外省掛」兄弟算帳，但我卻言不及義地問他什麼是「外省掛」，溪哥說外省掛就是外省人幫派，我聽了心想那溪哥一定是「本省掛」。這幾乎是我和溪哥關於「黑道」唯一的對話。雖然那本書我始終沒看完，不過我知道了原來黑道也有「愛國的」，只是這種愛國情操顯然是溪哥的對頭。

媽媽和溪哥早就說好，等我上中學就輪到溪哥照顧我，當媽媽和外婆一起告訴我的時候，我疑惑地說我跟溪哥不熟耶，他們一聽笑了起來，多年後我跟文森講到這件事，他也笑了，說這是他聽過最

好的笑話。我這個人很奇怪，不習慣在別人面前難過，即使面對媽媽、外婆，我還是外表顯得很冷靜，那時我感覺我將失去媽媽，因為媽媽會變成別人的媽媽，而我將要去面對一個陌生的父親，我是這樣想，雖然那是一個我不熟悉的未來，畢竟是我的未來，媽媽只剩下一部分還是我的，唯一的困擾就是我會想外婆。所以外婆問我要不要留在澎湖跟她住，我心動了幾秒，可是那幾秒的時間我又覺得要是我選擇繼續和外婆住，未免顯得自己很遜，我心裡有一股想要和外公的耳語對抗的衝動，身體裡好像有另一個我想掙脫我當下的處境，那個我決定要酷，去高雄找溪哥。我真的很擅長耍酷。

我曾經問溪哥他有沒有槍，他說有。可以給我看嗎？他說不行。

有沒有刺青，他說有。可以給我看嗎？還是不行。他是不好意思，我想。

溪哥不抽菸、不吃檳榔、喝酒但不去酒家。我看過他醉過兩三次，他從一樓爬樓梯上二樓又滾到一樓，滾了兩次。我發現他心情不好就在家裡喝悶酒，把自己灌醉，醉得差不多時他就想辦法自己爬回床上睡，只是通常都很不順利。他為什麼一個人喝悶酒？也許他在外面剛殺了一個人回來，心理壓力很大；也許他其實很後悔和媽媽離婚，我不知道，只能胡亂幻想猜測，在我面前的溪哥大部分時間是一個嚴格的父親，很少洩漏出他脆弱的一面，更絕口不提他在外面做了什麼事。不過我去高雄大概半年後，他就不喝了，還開始自己學做菜。溪哥有廚藝天分，他還愛買廚房用具，連專業的生魚片刀

都有。他做菜有海產店大火快炒的風格，動作大節奏快，雙手飛忙的樣子好像在演布袋戲，我常偷偷在背後看他做菜，那個時刻讓我覺得我真真正擁有一個親人，我心想若溪哥那天決定不做黑道，我們可以開餐廳。

我想念他做的蛋包飯。

剛搬去高雄時，有一次去看電影，排隊的時候一個又高又胖，腰部以下特別肥腫好像帶著卡車輪胎走路的痞子突然插在我前面，我原本吃著冰淇淋等著看電影的好心情好像突然被卡車輪子輾過壓扁，於是我伸出食指，對那人的輪胎戳了幾下，他轉身過來，我說先生你插隊，他用牛一樣瞪大的眼睛盯著我，然後搶走我的冰淇淋，塞到自己的嘴巴裡。當時溪哥在寺哥店裡，我跑到那裡，寺哥的手下阿標和小燦先看到我，他們看我在哭，直覺就問誰欺負我，我說是電影院一個胖子。結果阿標和小燦二話不說，立刻衝去電影院，把那人從黑漆漆的電影院找出來拖到廁所痛毆一頓，當時電影正在演《異形》第三集。事後阿標很得意地告訴我，黑金剛大哥大真好用，他一時太激動用大哥大敲胖子，電話突然響他才想到，心痛得不得了，幸好黑金剛很耐用。我問他誰打給他，他笑說是他老婆，打來提醒他買六合彩。

為了胖子的事，回家後溪哥重罰我在陽台跪一天反省，他頒布了第一誡：不准在外面生事。他知道我實際上沒那麼難過，我是因為仗著溪哥是黑道，加上寺哥、阿標他們很疼我，故意惹事生非。溪哥猜到大部分，還有一小部分他不知道，我想知道溪哥他們怎麼辦事。

第二誠是：大學前不准交男友。這個容易。中學時代的我根本不想理男生，可能是我身邊都是一些像溪哥、寺哥的人，在我眼中，學校的男生都是小朋友，當時的文森也不例外。文森運氣很不好，中學時的他為了想接近我，有一天晚上騎了一部帥氣的摩托車跑到我家樓下用小石頭丟我家二樓窗戶，結果打開窗戶的卻是溪哥，他正好在我房間，溪哥隨手拿起一顆棒球，就往他丟過去，文森落荒而逃。我來不及阻止溪哥，那可是一顆李居明的簽名球，媽媽透過朋友弄來送給我的。文森學生時代在學校很有名，功課好，又是籃球隊，不過他最有名的事蹟就是有一回他被罰掃操場的勞動服務，掃到一半我們班的人都目睹他突然翻牆而去，消失無蹤，教官當然非常火大，不過文森卻辯解說他內急回家上廁所，教官聽了更生氣說：我還以為你家失火。文森的確是回家上廁所，可是當時他們家有小偷光顧，那個小偷看到文森進了廁所，便用一塊木板堵住門，方便他從容進行打劫。直到晚上，他們家的人回來他才獲釋。

溪哥常去寺哥的西裝店，那是他的辦公室。寺哥是西裝店的老板，他是溪哥嘉義布袋同鄉，兩個人少年時代就是好朋友。溪哥的爸媽很窮，四處幫別人的魚塢、蚵田打臨工，幾乎是過著流浪的生活。寺哥上學都會拉著溪哥去，不然就會覺得學校很無聊，溪哥若要去打工不能去學校，寺哥也跟著去打工，他們就這樣一起混到小學畢業。聽寺哥說過，他和溪哥有一次在嘉義海邊釣魚，突然變天雷雨大作，而且閃電連番觸擊地面，一直追著他們跑，其中一次還擊中剛飛走的傘。在經驗了天外突來的雷霆之擊後，寺哥和溪哥似乎都有了這條命是撿來的體認，後來就算遇到被人用槍抵住頭，對他們

來說那只能算是點心消夜了。寺哥在上中學後就到高雄投靠叔公，他的叔公是地方上的角頭，經營砂石場生意，興趣是做西裝。退伍後，寺哥把溪哥叫到高雄幫他做事，過了幾年，寺哥在高雄風生水起，據說是做拆船生意發達了起來。

媽媽曾說溪哥不會和女生相處。和溪哥同住後，我發現溪哥跟我在一起時，總是表情緊張而嚴肅，我猜和女生相處讓他很不自在，而且他不喜歡跟我說再見，因為他會不好意思。有次我要回澎湖住幾天，當我準備出門去跟他說再見，卻發現他突然不見了，事後我問他，他就說朋友約他去祖師廟廣場下棋，其實他是藉故躲開。

溪哥只有和寺哥、阿標，還有我後來認識的空手道叔叔在一起時才會輕鬆自若。對他來說，女生是說神祕語言，難以理解的動物。譬如有次我們去旅行，他看到我寫明信片給自己，然後我說要寄一張明信片給他，他竟露出一「我很不可思議」的表情。溪哥過世後，媽媽告訴我，我會去和溪哥住，是因為她希望我可以改變溪哥，她覺得自己和溪哥相處很失敗，而我，或許可以讓他過得好一點。

第一次和溪哥去旅行，我們去基隆找空手道叔叔。空手道叔叔是溪哥國中和高中時的學長，溪哥本來國中畢業後就要去找工作，但因為他在空手道校隊很優秀，教練說服他的家人，幫他推薦保送高中，後來溪哥因為寺哥，走上黑道的路；空手道叔叔成為國家代表隊選手，退役後當教練、開道館。

那次去找空手道叔叔，溪哥和他兩人還比了一場，結果溪哥贏了，我才知道空手道叔叔雖然年紀比溪哥大、事業有成，嘴巴上喜歡鬥嘴逞勇，卻很佩服溪哥。

而且，從他那裡，我知道溪哥為了我，做了他以前不會做的事，他學做菜、變得少喝酒，都是為了我，和我在一起的溪哥，已經不是媽媽知道的溪哥。

我多少能體會媽媽的心情，因為溪哥其實不是個適合家庭的人。與其說溪哥選擇黑道生涯，不如說他選擇的是跟他的朋友一起用他們熟悉的方式生活，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寺哥，他幫寺哥做事，工作的內容可能包括討債、圍事以及各式各樣必須憑藉暴力解決的麻煩，他們的存在有點像打黑道兄弟的預防針，譬如說假設你是個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有一天你的競爭對手用黑道恐嚇、威脅你，而且他們是玩真的，你又有某些因素沒辦法找警察幫你，那麼你可能會找上像寺哥或我爸爸這種人，為的就是打一針以黑制黑的預防疫苗，以防萬一。

溪哥沒有跟我解釋過他為什麼會成為黑道，而不是像空手道叔叔那樣選擇一般人的生活。我相信他並不是單純為了義氣，也不是從那樣的生活得到自我滿足，而是他只能過那樣的生活，就像老虎就是會去撲羊，吸血鬼就是會去吸人血，溪哥就只適合以暴力解決問題的生活，我常想溪哥那張不怒自威的臉，他應該是只要站出去就很嚇人。媽最受不了溪哥從來不說他心裡的想法，按照她的看法，我爸就是容易忿忿不平，他對身處的文明現實難以適應，我覺得溪哥應該去搞革命。

除了有一把槍，不像一般上班族那樣上班，習慣穿不用綁鞋帶的白布鞋，溪哥的黑道兄弟特徵並不明顯，鄰居都不知道我爸到底是做什麼。雖然他身上有刺青，不過除了寺哥，沒人看過他到底刺了什麼，直到我幫他穿壽衣那天。他的刺青就像他一生種種我無法了解的行事作風，那是一隻有翅膀的

獅子，就刺在他的腹部腰間，後來我知道它叫斯芬克斯。據我所知，一般黑道都是刺龍刺鳳，偏東方色彩，溪哥卻選擇一個西方神話動物圖案，品味很獨特。

溪哥幫我過十四歲生日時，我試過要看溪哥身上到底刺了什麼。那天寺哥、阿標、小燦、還有兩個平常比較少看到的趙叔叔、張叔叔都來我們家，大家都送我禮物，結果趙叔叔和張叔叔因為小燦沒跟他們講清楚，所以沒帶禮物，阿標在旁邊瞎起鬨，說一定要送，沒想到趙叔叔很爽快的答應，說我可以提出一個要求。我一聽心下暗喜機會來了，我說我想看他們的刺青。我話一出口大家都楞住，溪哥罵我沒大沒小，幸好趙叔叔說到做到，他答應了，但是他要阿標、小燦、張叔叔陪他一起脫掉衣服，一次讓我看到全高雄最佳刺青前四名。我企圖也拉寺哥和溪哥下水，不過他們兩個大概自持身分，完全無動於衷。

那天晚上我得到一個令我永生難忘的禮物，當他們現出身上的刺青，我發現四個刺青圖案排在一起，竟形成一張刺青拼圖，畫面組合起來，是三隻老虎圍攻兩個鬼頭武士，角落有一棵彷彿向天空伸出利爪的枯樹和一個眼神漠然的藝妓。

我多次想過，溪哥會突然離開我，讓我一個人獨自面對陌生的世界，為此我感受到媽媽的痛苦。我們最後一次去旅行的時候，我在鳳林火車站等他辦事回來，從下午等到深夜，每一分一秒的行進衍

佛薛西弗斯推動巨石的沉重腳步，那是我這輩子最漫長的等待，我看到車站的電視，播出槍手衝進寺哥的店，寺哥、小燦、阿標、趙叔叔都被殺死，還提到一個有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員油麵的新聞……那一刻我嚇得全身僵住動彈不得，雖然我知道溪哥並不在那裡，可是我再次有一種掉到黑暗井底的預感，我的人生就要永遠停留在那裡。

在鳳林車站，我遇到一個老婆婆。老婆婆看到我在哭，坐到我身旁安慰我，站長說老婆婆的先生是軍事情報局的，很久以前被派去大陸，回台灣卻變成匪諜，被抓去關就沒回來了，老婆婆每天都到車站等他先生，等了三十年。婆婆說，她年輕的時候在青島過著公主般的奢華生活，她擁有十五個衣櫥，每一季上海最新流行，都會空運到家裡供她挑選，還有一匹阿拉伯棕馬。後來打仗，她和家人走散，遇見她的丈夫，丈夫帶她到了台灣，她想念她的丈夫，想到她不知道已經過了三十年，還在等丈夫回來。直到現在，我都記得婆婆望著彷彿存在的遠方卻又虛無空洞的眼神，她的人生只剩等待。也許在別人眼裡，婆婆是痴傻了，但我卻羨慕她，至少她活在某種希望裡。

我想像過無數次，就像國一那年暑假前老師宣布要進行家庭訪問，溪哥擔心老師知道他是黑道兄弟，所以我帶溪哥去百貨公司，買了一件白色短袖襯衫和深灰西裝褲，幫他扮成上班族的样子，也許是因為想像過太多次，以至於我幾乎就要相像那會是真的，為了我，他去金融投資公司上班，而不是幫人討債；為了我，他不會去為寺哥報仇，不會應驗媽媽的夢；為了我，我們離開高雄，一起做點小生意，從此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我想了很多很多，希望時間停在老師來家庭訪問那一刻，溪哥穿得像公司的職員緊張得好像剛出社會要去參加面試，大清早就穿戴整齊，不時在家裡各處徘徊；他突然想到門口的白布鞋沒收好，趕緊把它們藏起來；他前一天就把家裡前前後後打掃乾淨，還準備了足以招待十個人的水果、點心；老師問他在那裡高就，他一時答不出話來，我急忙跟老師說，我爸在投資公司做債券，溪哥一聽傻傻盯著我，他沒想到我辦得出這種話。當老師要離開，他不斷地鞠躬跟老師說謝謝，一直送他到家門口，害我那還沒嫁人的老師臉都紅起來……

我想太多了。如果溪哥做得到，那就不是溪哥了。就像外公的鬼魂不斷對媽媽耳語，也許，命運也不斷對溪哥耳語，讓他無法抗拒。

我今年二十九歲，爸爸死了，媽媽是別人的媽媽。我一無所有，擁有的只有記憶、想像。

在這個世界上，大部分是灰色地帶，我並不相信絕對的白或黑。曾有人說「這個世界不是這個世界」，對這句話，我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在我們所熟悉的表象之下，世界其實另有一番風景。我知道在路上和警察一起拖違規車輛的有黑道，賣沙子、房子，造橋鋪路的有黑道，寺廟大都和黑道有關，蔣中正總統也是黑道，諸如此類是經營有成而不張揚的黑道；而上了報紙的，通常是行事不小心被逮到的黑道、想出名的黑道。我想，溪哥本想活在他隱密、低調的世界，但事與願違。

我並不以溪哥是黑道為恥，也不引以為榮。他是我爸爸，我只是難過，我沒有更多時間和他相處，我羨慕媽媽，她的人生擁有外公的耳語，而溪哥卻不曾來到我的夢中，跟我說幾句話。

對我來說，溪哥是為了寺哥死的。至於電視新聞說的，寺哥、溪哥都是死於黑幫火拚，被一個叫蠱財的人殺死的，或是多年後，有兩個自稱是寺哥的朋友到澎湖傳話給我和外婆，他們說油麵派他們來（油麵逃到大陸），按照他們的說法，寺哥和溪哥都只是被用來剷除油麵的棋子，目的是要製造掃黑的社會氣氛，背後有白道的人（政府高層）利用黑道整治黑道，為的是接收油麵的政治勢力。據說，溪哥並非死於蠱財之手，相反的，溪哥殺了蠱財，最後被白道派出的殺手滅口。也就是說，溪哥死得不明不白，就像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劉邦友命案。

聽到這些事，我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一如我媽說的，大人的世界很複雜，我並不想去理解，而且我也不知道該去問誰，我爸爸到底是怎麼死的？電影常有一個台詞說真相只有一個，但我連0.01個也沒有。

溪哥死後，我回到澎湖住，帶著他為我做的，用木頭釘成、漆成紅色的信箱，因為我說過我要寄明信片給他，所以他特地做了一個。

他出發去為寺哥報仇那天，寄出一張野柳風景明信片給我，那是我們第一次旅行時買的。他的字很醜，寫得歪七扭八，比剛學寫字的小學生還糟糕，我相信寫這封信時，他的手在顫抖。

他死的時候，果真坐在他的凱迪拉克裡，車子停在我的學校門口，也許他死前想要找我。他手上

握著我寫給他的明信片，他曾說從來沒有人寫信給他，而他一直把明信片放在車上，沒事就拿出來看。

我和媽媽帶著他的骨灰坐著舢板到東石外海，船停在外傘頂沙洲附近的海上，趁一陣海風揚起，我把骨灰撒出去，瞬間飛灰煙散，融入海天之中。寺哥曾經告訴我，他們小時候常躲在沙洲上的高腳蚵寮裡玩，二十幾歲的時候，他們從東石開漁船到澎湖，這條航線現已不復存在。

現在我望著窗外，想像那片一望無際，隨著海潮漲退而浮現隱滅的沙洲，沙洲上有兩個黑點般的人影，我在逐漸的遠離中望著他們，我知道那是溪哥和寺哥。

坐在對面建築頂樓屋頂上的忍者站起身，回頭久久看著我，一會她縱身躍下，跳到隔壁公寓天台，向西奔了幾步，又躍上另一棟公寓屋頂，站在屋頂上停了幾秒，好像喘了口氣，我注意到她的身形動作已經不再如以往輕盈，當她在屋頂之間逐漸向遠方奔去，消失在某個房子後面，我甚至替她擔心，猜想她會不會跌落在那裡。

我已經不再悲傷，身體也不再那麼沉重。小時候我很會玩跳橡皮筋的遊戲，總是可以輕鬆躍過超過身高的高度，隨著長大，我感覺身體愈來愈沉重。現在，蒙面忍者似乎幫我分擔了一些，帶走我一部分的重量。

我試著這樣想：活著不一定存在，關於存在，溪哥自有他的做法。

評審意見

間接的節奏

◎ 廖炳惠

敘事者說人「無法接近、理解」命運，但「也無法離開它」，因此她透過不成功的單戀、搖滾樂及周遭的各種境遇與聽聞，去勾勒出生命的片段，以較多的篇幅去鋪陳外公、媽媽、溪哥的命運，尤其溪哥這位黑道爸爸。不過，最富國族寓意意義的卻是以自己的家庭歷史，既分崩而又不斷產生可笑而又可悲的命運枝節，去拼出大時代的圖象。

敘事者方過二十九歲的生日，她是以倒溯追憶及隨興的聯想方式，從音樂家到愛爾蘭，乃至黑衣忍者這位如影的附身姊妹，去探索人物與命運交會之際所留下的印記，將之編織為翻動的大樂章，發現它潛伏於已經蓋好的命運建築之中。

從外公所經歷到的國共戰爭，以及溪哥所代表的黑道火拚，台灣的歷史似乎在敘事者的家族呈現托喻式的若隱若現，其中又以溪哥這位不善於傳統社會、家庭的人物，最能突顯一些歷史的悲傷憂鬱影像，溪哥與電影的《教父》或國民黨的領導頗具契合之處，但敘事者與他的互動卻充滿了好笑而又親切的記憶，有關溪哥的描寫是全文較成功感人的地方。

這篇個人的命運側寫其實有一些可再發展的，特別是已故人物的「鬼話」耳語，到底與現實的經歷有何錯綜而相互印證之關係？黑衣忍者到底哪裡去了？溪哥象徵人生或家國的什麼面貌？敘事者在各種境遇之關是否達成超乎懷舊的體悟？這些問題都不斷縈繞在讀者的耳際。